

## 第十七回 久別離同欣聚會 得相逢各訴前由

話說賈南仲奏凱回朝，甚蒙聖眷。說道：「朝參之後，應酬頗煩，欲將鄴家這女兒在我家收養情節，說與同年鄴公。因他請告回籍，今日恰好來說，即刻過來相訪。待他來時，當面與他講罷。左右，禮部鄴老爺來時，即忙通報。」且說鄴尚書從衙前來，眾役稟道：「已到賈老爺門首了。」通報進去，賈公迎出，二人上庭交拜後，分賓主坐下，敘了寒溫。賈公又問道：「老同年，幸喜豐彩如常，特問近況如何？」鄴尚書道：「奔馳多年，未許告退。膝下並無子嗣，可憐一女，還遭離散。」賈公道：「原來令愛失散了。小弟在途中，收養一女，問其籍貫、名姓，這女子說，就是令愛，名喚飛雲。」鄴尚書道：「小女果叫飛雲。」賈公道：「知是令愛，因此收養。」鄴尚書歡喜道：「原來這樣，多謝年兄了！」賈公吩咐：「快請小姐出來，鄴老爺在此。」小姐出來拜跪，抱頭相泣。飛雲道：「拜見爹爹，不知母親今在何處？」鄴尚書道：「途中幸喜，遇著你母親了。」鄴小姐道：「可喜，可喜！」賈節度道：「有一件事要奉告：小弟斗膽，連令婿也替老年兄招過了。令婿叫做卞無忌，茂陵人氏。」鄴小姐道：「卞郎快來！」參軍出庭，向鄴尚書叩拜。鄴尚書見他人物豐彩，好生歡喜。對賈公謝道：「多感年兄招此佳婿。」忽見堂官送上報來說：「老爺簡舉的本，已有旨意。」鄴尚書吩咐取上來。賈公問道：「請問老年兄，為著何事上這簡舉本呢？」鄴尚書道：「為著科場中事簡舉。」因把旨意念道：「禮部一本，為簡舉事。奉聖旨：科場大事，委宜詳慎。鄴道安既自行簡舉，仍安心供職，不必引咎求斥。鮮於佶著法司提去，嚴行究疑。其原卷日字號，既係霍都梁所作，即行察補，以襄盛典。該衙門知道。」霍生聞聽，驚訝背身說道：「原來鮮於佶割了我的卷子，中了榜首，怪道那日看我病時，切切問我字號。有這樣的歹人！那齋夫勸我言語，句句不差了！」飛雲笑道：「爹爹，如今免不得要去尋找姓霍的才是！」鄴尚書道：「榜首定是要補的。但急忙裡，那裡去尋找此人？也是個難題目！」飛雲道：「這個人，孩兒到曉得。」鄴尚書失驚道：「孩兒，你怎麼曉得？」飛雲把霍生扯過說：「爹爹，這個不是？不必找尋了。」鄴尚書並賈公俱大驚道：「這卻怎麼說？」鄴尚書道：「果然是真麼？」飛雲道：「千真萬真。」鄴、賈公大笑道：「有這樣奇事！但問賢婿，為著何事改了尊名？」霍生道：「不好說得！」鄴尚書道：「我們是一家人，但說何妨？」霍生道：「不瞞岳丈說，小生曾為一個相知，寫幅春容畫，被那裱匠把來錯送了。」鄴尚書問道：「與誰呢？」霍生笑指飛雲道：「就錯與令愛。」

鄴尚書又問：「怎麼就錯與小女處？」飛雲道：「就是爹爹與孩兒的那幅《觀音》像，院子在裱背家，錯取一幅《春容》來了。」鄴尚書又問：「錯了後面卻怎麼？」霍生道：「令愛拾得畫時，寫了小詞一紙，以詠其事。這一片箋，卻被燕子銜去，小生在曲江閒遊，偶然拾得。」鄴尚書又問：「這也奇！但怎麼知道是小女題得箋呢？」霍生道：「這也有個緣故。因小生抱恙，請一醫婆來看，那醫婆說起這些事情，才曉得畫是錯到令愛處，詩箋也是令愛題的。」鄴尚書道：「果然小女病時，有個駝背醫婆用藥來，可是他麼？」賈節度問飛雲道：「不就是相隨你的駝婆子麼？」飛雲道：「正是他了。」霍生道：「小生彼時將令愛詩箋托這醫婆送還，取回原畫。」鄴尚書道：「這也無害。」霍生道：「不料揖捕公人知道，誣小生托醫婆明作牽頭，暗通關節，要拿見官考問，故此避罪，改名入幕了。」鄴尚書道：「老夫在場中，那裡曉得此事？這卻不是甚麼勾引關節的勾當，明明是那班緝捕人役打詐了，可恨，可恨！那箋如今還在麼？」霍生道：「小生收得在此。」鄴尚書接過，讀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也不是淫詞，恰好燕子銜了，落在賢婿手中，豈不是緣麼？還有一件事。賢婿有一位令表妹，也為亂離失散，現在老夫家中收養。」飛雲道：「恭喜爹爹，家中原來又收養一位妹妹了！怎麼認得他是霍郎表妹？」霍生道：「小生從無中表，那裡討這個表妹來？」鄴尚書道：「既不是令表妹，卻怎麼將賢婿三場文字，一一收藏；就是鮮於佶這樁情弊，倒是他辨別出來的。他說此人與賢婿同窗，一丁不識，老夫故此才喚來復試，自行簡舉，倘非中表，怎曉得這般詳細？」

賈節度道：「老年兄，我兩姓原是通家，何不接此女來面會一會，便見分曉。」鄴尚書道：「說得有理。左右，備轎子接過二小姐來！」役人應聲去了。不多一時，報道：「二小姐到了。」鄴尚書迎出，說道：「女孩兒，你姐姐幸已認識在此，又喜就招贅你的表兄、新狀元霍都梁。」行雲不覺暗暗驚駭。鄴尚書道：「但狀元說沒有你這門親眷。你可來上前見見，看他如何？」行雲道：「請他到爹爹衙中會罷。」鄴尚書道：「既是至親中表，就在這裡會也使得。」行雲只得遵命，行進庭來，見了霍生，各各淚下。鄴尚書道：「既說不是令表妹，如何相見這等淒涼起來？」霍生正哭，又笑將起來。賈節度問道：「既哭，如何又笑？」向鄴尚書說：「這卻怎麼說？我兩個都不解甚麼緣故。」霍生笑道：「不瞞二位岳丈說，」指著行雲說：「這就是，」又不言了。鄴尚書問道：「就是誰呢？」霍生道：「就是小生一向平康中的故交，叫做華行云。」賈鄴二公大笑道：「這樣果是該哭又該笑了。」行雲方才向鄴、賈二位下拜，又與鄴飛雲對拜。鄴尚書道：「連我與母親都被你瞞過了。」向賈節度道：「果然作人極好，不像那樣人家出身的。」賈節度道：「記得招贅時，賢婿再三推托曾與曲江女子結為山盟，想就是此女麼？」霍生道：「正是。彼時蒙岳父許下，日後相會，與令愛大小一樣相稱。」飛雲驚訝道：「甚麼一樣相稱，這話是真的麼？」賈節度道：「這句話果然是老夫親口許下的。」鄴尚書道：「年兄，你看他兩個如何這樣相像？怪道小女把那軸《春容》認作自己的；老妻亂離中，又把行雲認作小女，因此收養在家。」賈節度笑道：「只有一件，小弟收了飛雲女兒，屈了令愛幾分；年兄認了行雲做女兒，略略難為老年兄些了。」大家笑了一會。霍生向飛雲道：「娘子舊約新婚，小生心中一樣相待，況你兩個一色，豈有偏私！」行雲扯霍生說：「霍郎，你好負心也！原來撇了奴家，硬硬的招贅了鄴小姐。」霍生含淚說道：「雲娘，你不記得我兩個焚香發願時，原告過的，題箋的人兒，相會之時，定要圓成。適才賈公說，我再三推阻，豈是虛言！況且他許了日後小姐與雲娘相會，不分大小，一樣相稱。」鄴尚書道：「既會過，都接到老夫那邊去，明日請老年兄到彼，與老妻一同拜謝收養小女、擇婿大恩。」正說話間，堂官道：「稟老爺，聖旨傳出，今年恩榮宴與麒麟兩宴，一齊頒賜，請二位老爺與參軍爺，明日早到。」

鄴尚書道：「知道了。」遂拜辭賈公，與女婿並二個女兒，一同回衙去了。

不知怎樣排宴，怎樣團聚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